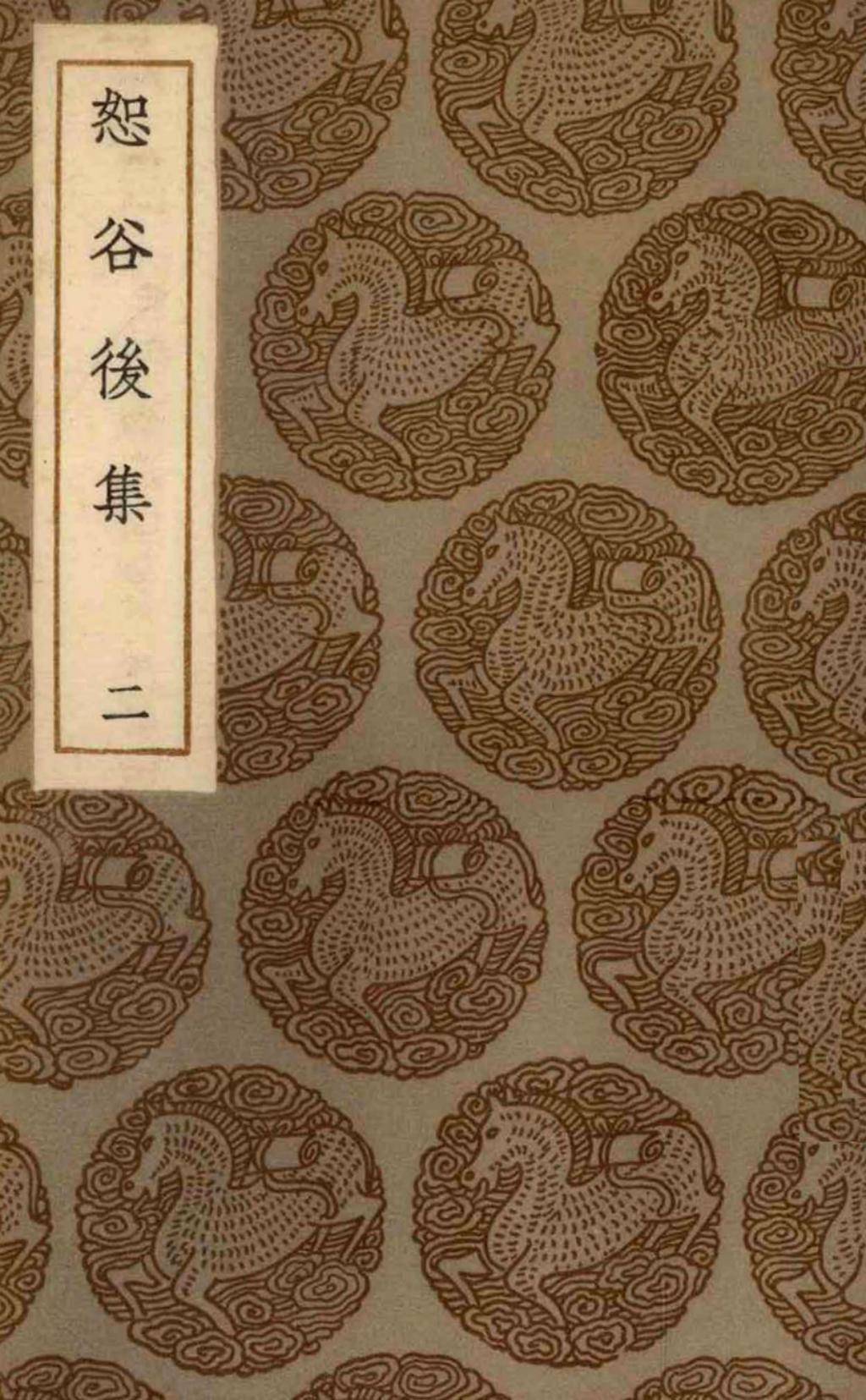


恕 谷 後 集

二





集 後 谷 怒

(二)

李馮

堪辰

著校

恕谷後集卷六

馮先生傳

馮先生名夢徵。字繪升。安州人。以廩生選拔貢士。生而凝厚。篤孝友。繼母趙氏待之厲。先生先其意所欲。陰遂之。遂以底豫。後每有盛威。先生諭之立霽。當是時。大河北孫徵君鍾元宗王。守仁刁孝廉包宗朱熹。講學各著書。鳴世先生亦守程朱說。然結廬白洋淀旁。僻巷自脩恬如也。已而與塨交。聞塨有較正先儒語。抵書爭之。娓娓數千言。及顏習齋先生與之存學編論。孔孟正旨。又見塨大學辨業深有省。晚年與習齋結會共砥。嗚呼。自程朱立學道名以來。再變而爲陽明氏。天下分門角戶者。不出二派。先生初堅墨守。未燭康衢。可不謂聞道者與貧而好義。屢脫人於難。樂誨從遊。老愈恭謹。對客恂恂如後生。然歿後。五子以醇雅世其家。

馮君傳

馮君諱壅。字敬南。代州人也。大父廣東左布政使如京。以春秋名家。世稱曰秋水先生。父雲驥。仕翰林院講官。至禮科給事中。君生而穎異。好經濟。嘗謁魏敏果公象樞。奇之。戊辰聯捷成進士。初補中書。已陞梧州府同知。衙無事。每爲上官剖疏別案事。特薦調補南甯同知。南甯逼左江。與諸土司壤相錯。自吳逆後。伏莽多有。守土置莫誰何。君至。陰諭其一縛致之。訊其黨。皆獲。置魁於法。餘釋署爲鄉役。率土兵伺盜。自

是盜未發而捕已至矣。一巨偷李亞四聚數百人伏城鎮北橋期舉火。諸官出救踏之大掠。君知。僨衆盜盡出。而亞四在急擒之。羣盜駭散。南甯故以竹結屋。覆之茅比簷相亞。每災輒延燒十百家。盜因乘之劫略。君命民門庇甕。一貯水。驗無水者罰立保甲。令遇災人撻水一石運至給籤。翌日按籤有無施刑賞。又使役巡城所。非運水及捕火人卽執懲。由是比年無災。而盜亦熄。歲戊寅湖廣茶陵州有警。嶺西南羣醜伏。蔓南甯營署間。謀旦暮起應。當事者震讐。計之君曰。吾行辦之密。廉得其主名。夜呼前釋盜諭以效力。皆屑涕誓死報。迺令各招其徒入。卽土兵也。質明。戈兵蟻聚屯城中。當事益大駭。曰。何爲者。君曰。無他也。行釋去矣。諸奸見兵集。憚伏莫敢動。因按名捕寘之法。而犒土兵以牛酒去。庚辰攝府印剔甯關稅弊。巡撫彭鵬疏薦適。君丁外艱。士民攀留不得。至感嘆泣下。辛巳李塨入都。君浮家都門。萬子斯同亟稱君學者。因相會。抵冬。君延萬子孔氏子尙任王子源及塨論學。塨餽以大學辨業。萬子夙有講會。壬午卒。君乃邀同人十日一會其廬。癸未春。塨又入都。君廣集四方士。列講筵。推塨講。塨謝不敏。座或問理氣五行及經義。略陳說。日晡散去。君留塨。喟然問曰。聖門所重者六藝。今置不問。學術烏平振。塨曰。君知其由耶。三代以上以仁義禮智之德出。而爲子臣弟友之行。緯以禮樂兵農之事。而其事則必習之。學中一源共委典樂。所以教胄子。大司徒所以教萬民也。無何遭秦坑口。傳身授之學遂湮。惟古聖載德行與藝諸典籍。幸有存者。於是搜購爬羅誦說多而習行少。謂傳經爲儒者。至宋明諸儒。又以漢唐僅訓詁。未窺本源。乃舉聖門不可得聞之性天。立主靜觀中致良知等名。以補苴之上之虛摸太極。下之日役章句。至於禮。

樂則以爲緩圖射御書數則以爲鄙事將子路之兵冉有之農公西華之相禮俱置學外致使漢唐宋明諸君所與創定宇宙者率用黥盜屠販輩而所謂傳道大儒且高閣束之待異日天下無事命以珥筆講書而已不知伊呂周孔當此時亦祇如此否且禮樂兵農不務則所持以盡行者何事養德者何具而德行亦因以亡矣此學術所以日壞天下所以日靡而不可措也君立起曰然乃遍究禮樂經濟諸端夜深秉燭偕其四弟麾及子考辨娓娓不休塙復言脩身齊家務君欣然期立見於行初君童歲詩文卽噪人口顧唾棄弗屑嘗學射應弦中相馬駿駿百不失一尤精算術測高量遠求深推計今古伸手布籌咄嗟立辨世傳九章書與西洋算法人或輾轉莫解君一覽立剖輒指畫令人人可曉生有功思凡攻金攻木錐鑿鈴錘之類行則攜之時考次纏度定刻漏早晚地勢向背皆出意解手成小儀器精巧靈通世業家自謂弗及也每言制器今不逮古遠甚如考工記弓人一則妙盡物曲學士不之求工人又沒世不知他率類是嘗欲以所試農田水利軍旅甲冑火攻諸器爲一書又欲推春秋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諸儒同異得失爲一書皆未就見成者僅有諸分指掌測量方程二小帙製器有簡平儀大銅黃道儀小時日晷、銅矩度器銅渾儀皮水砲乃甲申正月甫三十八歲遂卒矣

李塙曰聖道豈其莫振也哉何馮君之早折也予初交君時窺其貌癯然目清露詢之則世家貴族疑貌何以不類乃卒短折悲夫卒後聞有警詎才尤見嫉耶抑所見者遠而左右周旋乃未至耶使君不得盡其學將誰尤哉

李贈翁傳

贈翁諱雍熙，號滄秋。先世本聚強李氏，後徙長山。翁少好義，俠千里。朋畢至，擊鮮浮白，抵夜分，鋤強援貧，難立削牘，經紀出千百金無遜色。後丁父艱，盡禮已而執母氏變。比葬，寇斗至，明器僉焚掠，翁大慟，踴身墳中，親友挽之，得不墮。迺挫豪茹，長齋掛牙牌，直胸上鐫母訓，下鏤曰：「爲善望惡。」長白山故有外舅史侍郎別業，因結茅，著方外服，讀丹經其上，而好義急難如故。推弟侄田宅，族戚養於家，俾成立數十人。里人以窘來鬻物，與直而還之一。兄弟爭，授給以田，勸息乙指甲攘其貨，曰：「無是也。」爲代償，其他已逋贖掠助昏葬，難數計。邑有巨鎮曰周村，牙僧握權度，橋虔翁僱人充之，稅出橐，不索商一錢。貨竟至，居民亦裕。又立義倉，義學、義塚偶疾，走望禱者踵接。初，翁值明季羣盜起，什伍鄉人百置長練，以營陳鄉，週遭樹望樓，外聯木寨。翁身執銳指揮，巨盜凜不敢犯。暮年，一日同從兄司寇化熙有所之，翁箬笠寬博，司寇故與踶馬甫上，怒躍，翁提鞭，撻後馬，馬慄伏循循走。司寇捧腹笑曰：「何許道叟而若是？」所著有孝行庸言、翠岩詩集、雜著藏家塾子孫繩繩，貴顯仲孫斯義，以進士今任大理寺卿。贈翁如其官。

李塨曰：王法乾嘗爲塨言：「天報德亦報功，而功猶較著，可肘量而指算也。」蠡人閭際泰，輕俠好義，子登甲榜，職部郎。劉潤九以質民好行其德，子姓習富，有宦者。翁功更鉅，食報亦鉅。法乾之言不誣矣。翁晚德益進，雜著皆脩齊至道，訓諸孫曰：「吾少誤於俠，中嗜黃老，皆非若所宜法也。雖然，漢七國變，周亞夫乘傳車至洛，求得劇孟，喜曰：『七國舉大難而不獲孟，知其無能爲也。』俠之輕重於世，何如哉？」吾行天下，每至必詢。

仗義急難人不概見感慨繫之矣。

彭山人傳

順治十五年。蠡吾彭之燦南如蘇門。坐餓嘯臺上。孫鍾元徵君挽之不可。七日而死。天下稱之曰彭餓夫。云於時其侄山人名通者亦與上谷張秉曜結北邙社。秉曜云浩然歸去事如何。山人云不向邙鄆惹睡魔。秉曜云生死總同秋色老。山人云北邙山畔月明多。已而笑曰生與死亦何分哉。乃放曠行歌而一混於酒好學書及畫時絕炊妻子嗷嗷尙據案揮毫不輟。已而竟起出門去。妻子亦不知何往也。嘗遊京洛貴顯家皆愛禮之。醉輒作狂語曰許大長安何寂寂也有衣以錦衣者晝衣夜被其妻曰盍珍之。山人昂首曰汝欲使我耶見人輒笑傲或與人語至半輒一笑而止。人延之必爲置酒半酣輒歌呼嗚嗁不自休無酒則攢眉而去每高吟云終日萬吞吐不道一俗字。年八十餘飲酒浩歌如故而書畫益進。李塨曰餓夫之死不悔而山人復以放曠高簡遨遊人間何吾蠡彭氏之多奇也。然山人吐棄世故至妻子凍餒亦不以爲意其殆爲莊列之學者耶雖然世之患得之而患失之卑躬汙節而不之恤者其視山人不啻雲泥矣。

郭孝婦傳

孝婦開封郭鍾琇妻而王指揮堯臣女也。明崇禎閒。闖賊李自成兩攻開封不克。總兵陳永福子射其一目眇。大恨於十五年四月率衆燬四郊麥百計攻城中乏食推官黃澍括民粟三次麪一觔直銀二十兩。

纏珞草小紅蟲瓦松蟻蠅每劙至三緝人相食孝婦家計口日熟麪水一盃繼以棟覈庭前蒲萄啗其葉盡姑年七十餘不能食孝婦懷有乳嬰迺以漚哺姑如是數月媚日減嬰餓損呱呱泣孝婦撫之亦泣接頤也而強笑語上堂乳其姑九月十七日賊灌黃河入城家衆號巢水上食絕漚涓滴僅奉姑嬰竟瘦已而水益漲併高福得一小桴鍾琇扶母上命孝婦面雍樹長兒折隨而身與弟別出桴漂巨浪中隨波湧竟達涘四顧皆賊壘無所之有絳衣老父須鬚蟠垂曳杖來曰而郭氏妻孥耶焉知路可隨吾行抵河干不見一賊引入草舍甚潔曰此有粥食之又曰吾引而渡河相聚命登一舟姑勞坐而氣絕孝婦擗胸泣曰天乎吾願貲年活姑以乳餌姑口夜半甦曰渴欲沸水孝婦曰此舟中也安得沸水仍以乳哺之翌日抵河北岸絳衣老父已先候無何遙指鍾琇曰而家主至矣遂不見鍾琇故孝友嘗推產與弟鄉稱曰德育先生子折績學有聲生數孫一女孫嫁余氏不數年嫠居守節養其姑與孝婦後先輝映云

李塨曰昔人傳郭巨以子分甘旨將塗之闕得金乃全鄧攸避亂繫子於樹去而保其侄皆出好事口不足信信有之斷父母之續體以爲孝友烏在其爲孝友哉若孝婦者其心皆不忍而勢難兩全也斯足悲矣鬼神相之有以哉獨憾明季士大夫無學術噂沓聲戰以啓寇亂使仁人孝婦不得并保其母子謂之何耶

李氏傳

李氏，祁州生員作梅次女也。大父珍，中崇禎己卯舉人，終身不仕。氏少婉嫕，十六歲歸蠡閣生鍵，祖舅際

秦以義俠豪華起家。舅民部出身名進士。氏獨承以儉素從史夫讀書節飲比賢知聞。舅宦俸入不給。謂夫曰。吾家兄弟參然而令老親貧瘁京邸。非孝也。出簪珥數十金佐供。乙酉年三十六病卒。予嘗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倫亡其四。惟夫婦倫存。閨壻多深情也。又歎五倫存其四。惟夫婦倫亡。牀第渺別也。鍵於予爲及門來叩。神傷曰。氏之賢已矣。願先生傳之也。氏艱於產力。勸鍵置副。自初昏琴瑟甚和。然寡言笑。相敬如賓。鍵偶動慾念。輒正詞止之。曰。非求嗣胡爲者。且獨不計君身辱也。嗟乎。古所稱情摯有別者。殆氏與乃爲傳。

魏烈婦傳

烈婦王氏。新城王五公先生之孫女。而忻州知州新安魏公蓮陸之長孫婦也。年十五六。父曙光許歸魏氏。事舅韞石姑田氏。盡婦道。夫克儉病弱。相之敬而順。康熙三十二年。克儉補易州諸生。嘗讀書保定府城內。時病旋劇。烈婦聞之。自易州坎下倉皇入侍。左右奉養。卒不起。烈婦擗踊長號曰。吾無天矣。可生耶。吞毒半下咽。姑見以指出之。大哭呼曰。吾與汝舅俱有年。汝夫之二弟稚汝夫死。汝又死。是死吾夫婦也。灌以藥。日夜令人防。且曰。若叔後日產子。首卽與汝。烈婦時年十九矣。乃強理生計。茹荼攻蓼。不少懈。數年後。季子克肅生子繼先。遂以嗣之。烈婦撫育甚摯。髫鬌督就外傳。隨兩叔父學。夜歸。必令背誦。初。克儉藁葬坎下村側。至康熙四十八年。韞石立新阡營葬。烈婦同穴之志。怦怦動淚。集裳不可拭。已而佯爲歎笑。時韞石率二子入府試。烈婦撫繼先曰。汝祖及叔父出。祖母室无人。兒可伴祖母寢。繼先怙恃久。牽裾

不去也。及夜夙興，視兒寢熟，乃蘸漱櫛縑，以手畫壁曰：「吾事畢矣。」志遂矣。端坐几上，雖經而卒。王五公先生與魏公蓮陸，皆容城孫徵君門人。徵君當明季周旋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逆璫之難，幾濱禍不愾。故其講學以氣節入，而五公先生更淬礪氣節，抱膝著居，諸編倚天長號慷慨，須眉如戟。蓮陸亦仔肩徵君之學，垂老不悔。宜其家婦女之仗節，視死如歸也。安肅知縣薛祖順旌其閭，爲文立石墓畔，一時歌賦輓贊者無算。

李塨曰：吾友惲皋聞每爲我言：「人性有四德，而今最亟者在羞惡。能起人羞惡之心，人紀烝烝日上矣。嗟乎，誠哉是言也！」如烈婦殆激發於羞惡者，堯耶？其視人之朝秦暮楚，泚面怍心，不可須臾活，而烏得不終以死殉也？婦父家姑五公，以字易州田治挺之子，誠甫事夫如大賓。誠甫夜出至漏二三下，必秉燭莊坐待之，無惰容。誠甫亦早逝，撫一啞子育孫成家室。今蕭蕭白髮七十餘矣，與烈婦生死皆無負云。

王子傳

王子名源，字崑繩，大興人。父世德，明季以世職官錦衣衛指揮僉事，國變避地高郵，著崇禎遺錄子二，長潔。王子其次也。性剛而好學，少從梁公以樟遊。樟清苑人，明己卯北直解元，後亦如南高隱。與王子兄潔共談宋儒學，王子方髫亂聞之，不首肯。獨嗜兵法，爲古文，魏禧見而奇之，曰：「此諸葛君之流也。」著兵論三十二篇，謂古文規撫先秦西漢，以離以斷爲章法。宋人株守韓愈文，從字順語求合，求續，惟恐顛躡，而古文卑茶衰亡矣。三藩平後，競尙筆墨文學，館閣徐乾學等招致天下名士，排贊詞章，一時如劉繼莊、以及

萬斯同胡渭生閻若璩輩皆集闕下而王子亦與焉顧睥睨儕伍蔑如也聞予相與晤予微言聖學王子目瞪神懼持予大學辨業去是之因與劇言顏先生明親之道令閱存學編夜同榻臥雞鳴蹴予覺起立曰吾知所歸矣吾自負有用古文必傳世然躬際太平弢鈐安事文辭終屬枝葉非所以安身立命也倩君介予執贊習齋遂入博野傳顏先生學時康熙癸未王子年五十六矣初王子自命英雄夜定必置酒痛飲面昂身挺目電須戟議論磅礴今古醉則歷罵貴顯時流雜以諧謔塨徐語曰子誤矣吾人當與堯舜周孔衡長短乃卑之較論時輩耶王子大悔立省身錄效習齋日記以考糾身心得失晚年學益進當吳三桂畔天下震動王子笑曰無事也三桂鼓行而前直抵中原策之上也順流東下以取金陵跨江而守策之中也襄徇荆襄延日引月此成禽耳駕馬戀棧安知遠圖必無事矣已果如其言及聞顏先生學乃著平書十卷一曰分民謂士農工商以分之甲保鄉以合之立鄉官曰正曰畯曰巡以治之而奸民游食異端則變之除之也二曰分土謂郡縣久任重權如封建縣統於府府統於藩其地域則因山川隨幅輒不相紊不大懸也三曰建官謂內官設府公孤端揆御史成均也設部農禮兵刑等六部也設院通政黃門也設衛金吾羽林也設司曆象醫卜之類也外官則藩府縣縣有堂縣令縣師也有衙六衙也有監亦醫卜之類也府藩皆如之而異其名其銓選則以一途爲陞降不以他途雜之如縣令轉至相國而其官止縣師轉至大司城而其官止縣衙理農者轉至大司農而其官止縣醫官轉至京師醫官而其官止之類也別其賢否爲舉錯不以年勞限之天子考相國相國考卿貳以及州藩下則各考其屬外巡按御

史勅之內御史府黃門院勅之三年一考九年三考或陟或留或黜而又有不時舉勅者不論年勞也四曰取士八歲入鄉學教之孝弟幼儀識字習數讀經書習小樂舞十五入縣學教之六德六行六藝閱史陳策二十後教成者進之郡學教之三月試之又進之藩學如之進之成均如之遣歸縣謂之太學生分科以爲士曰禮儀曰樂律曰天文曰農政曰兵法曰刑罰曰藝能曰理財曰兼科分之各署三年明習厥事乃實授之職曰下士予祿官以此爲始五曰制田議均田開水利也六曰武備兵制兵法也七曰財用論積粟錢法鹽法商稅也八曰河淮治水也九曰刑罰謂復墨以罪贓復刖以罪盜復宮以罪姦也十曰禮樂移風易俗也而最要者尤在建官取士二則所謂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初王子數歲從父於南迄壬申父八十思首邱適天津鹽商張霖豪俠好士延之遂奉父居天津中北直癸酉科舉人父卒葬之京師西山祖兆經理松楸穴場數年淮安姚守聘遂謝己丑春闈攜家而南時閱予易經傳注知太極先天諸圖皆道家異說與聖經抵牾乃於淮署著學易通言五卷抵庚寅遂卒於淮署一子兆符辛丑進士自孔孟沒而聖道失傳陵夷漢唐至宋明而歧途互出佛老俗學浸淫雜亂顏先生崛起樹周孔正學躬行善誘志意甚偉而傳聞不出里閈王子來學漸播海內如吳涵、萬斯同、王復禮、郭金城、方苞、謝野臣、陶瀛、惲鶴生以名宦聞人傳布其說而道日益著

李塨曰王子所謂豪傑之士者非耶述其文名遠噪公卿皆握手願交意氣無前且半百耆儒弟子請業者滿戶外乃一聞聖道遂躬造一亹牖繩樞潛修無聞之士僂僂北面惟恐不及非誠以聖賢爲志其能

然乎。當在時相與切磨。更欲進以沈退純粹。乃及今思之。塞丰正采。氣薄霄漢。尚有斯人哉。尚有斯人哉。
黃弼臣曰。崑繩夫子。己丑南行。飲予齋。留詩云。憂向中來豈易寬。與君對酌且爲歡。憐才自古英雄少。
得意當前我輩難。消遣壯懷談寶劍。蹉跎春夢付征鞍。遠期共醉金臺下。四野蕭蕭放眼看。聽其語甚
悲。而不知遂爲詩餓也。讀傳如見須麋。爲之濟然。

萬季野小傳

萬季野諱斯同。鄞人。父兄以文學世家。季野讀書過目輒不忘。尤熟廿一史及明代典故。徐尙書乾學聘入京修明史。已乾學去位。王尙書鴻緒主之續修。當是時。朝廷平三藩。後尙辭學。公卿從風靡。讀書名士競會都門。而季野以博淹彌記爲之首。開講會。皆顯官主供張。翰林部郎處士率四五十人。環坐聽季野講宮闈地理。倉庫河渠水利。選舉政刑諸項。不繙書。每會講一事。口如瓶注。溫睿臨札記。何代何地。何人年月日事。起訖。豪釐不失也。時吳都憲涵楊子論學。季野暴聞予名。又知予與毛河右遊。先是萬氏叔季在史館纂修。爲河右所折。嗛之。金德純特筵招胡朏明。季野及予。曰。三君者。天下巨君也。予後至。季野酒餘赫然曰。河右全集序爲先生撰。稱許太過。將累先生。予謝手曰。敢拜直言。然序文先生未深讀也。序以躬行自勵。以讀書歸毛先生。方慙虛大。非以屈諛。且聖道恢郭。詎一說而已。胡子曰。然。因罷去。旣而謂予曰。先儒訓學錯出。愚謂祇是讀書耳。予不答。但叩其長歲辛巳。都憲及徐少宰秉義謀梓予大學辨業。予思季野負重名。見不合。或詆讟。不如先事實之。袖往求正。踰數日。季野見下拜。曰。吾自誤六十餘年矣。吾

少從遊黃梨洲。聞四明有潘先生者。曰朱子道。陸子禪。怪之。往詰其說。有據。同學因轟言予畔黃先生。先生亦怒。予謝曰。請以往不談學。專窮經史。遂忽忽至今。不謂先生示我正途也。自此情好日密。一日講會衆拈郊社。季野曰未也。請先講李先生學。因舉辦業所論格物卽學六藝。歷歷指示。曰李先生續周孔絕學。非我所及。諸君有志勿自外。並延予登坐講郊社。予辭謝去。嗟乎。吳越文人爭尙浮誇。季野耆宿。夷然厭於上公卿趨其餘風。今忽聞野人一言。傾心折服。舍己从之。是一端也。幾於大舜矣。時季野修明史紀傳成。尙缺表志。無助者與。予雜論經史聲韻。曰夾室並廟室皆南向。故顧命西夾南向。敷席晉立古文尙書不可廢。予曰。夾室東西向。非南向爾。雅稱東西廂是也。公食大夫禮。宰東夾北。西面使並廟而向南。宰何爲立廟後乎。立廟後何以至東序授醯醬薦豆乎。古文尙書自漢孔安國送官府。至晉中祕尙存。惟无傳。東晉梅赜始得安國傳奏之。非獻古文尙書也。曰何見。曰見隋書。予又曰。古无四聲。有之始齊周顥。古惟分宮商五鈞。不分平入四類。季野慚然曰。吾何以未考也。歸檢之。信攜手曰。天下惟君與下走耳。閻百詩洪去蕪。未爲多也。從臾王尙書來拜。意招予同修明史。予辭謝不願也。無何。季野卒。予亦不往尙書家。事遂寢。

吳姬傳

姬。封邱吳氏女也。幼孤。爲人略賣北里。迫之倡瞽。以死不從。後其兄知贖歸。鄆城李長華遊封邱。聞之。遂聘爲下妻。奇愛焉。長華以入貲。需選縣令。寓燕京。姬從操井臼八年。甚力。甲申春。長華病逝。姬孺子呼曰。

吾主吾願與主同死。孫檢討勸本李姓夙與長華通。弟好往弔。聞其哭曰：「嘆是異常聲。爲具棺殮。」姬晚之曰：「左度右側可再容一棺。」乃止。翌日遂飲鳩。檢討馳救之。曰：「而母死而主君死而又死。他日君之子來疑問。減獲其何對。且而護喪以俟君之子來而致之。而事乃畢也。」姬曰：「然。」遂不死。十餘日長華次子至。知其事。曰：「而何爲死。倚我歸葬。吾且以子與而爲孫。以酬而勞。」檢討佐之。曰：「是可以不死。」姬泣無言。夜半竟經死。

李塨曰：「賢矣哉。姬之死也。含笑相從地下。又何言。獨念檢討君以貧官。其交遊如長華者亦多有。然長分米給炊。比卒典朝衣爲之具。姬死。又具櫬葬之。眞空寺側去廣甯門十里而近。西瞰西山。東帶普濟橋水。二松謾護其上。明人詩所稱眞空寺後雙松樹是也。」檢討急友朋篤重節義。吾願爲執鞭矣。

郭令小傳

郭令子堅。名金湯。京師人也。其弟子固識予於稠人。子堅亦篤信焉。予與二人少長各一歲。參列若兄弟。然子堅性質直。不侵爲然諾。好潔勤細。務井井。出知桐鄉縣事。延予至。愛禮之甚厚。已歸。又延至。憂予將擊猾吏。嘗與予並轡出。勸農桑。赴薦紳席。不以官自異也。予遊西湖訪師友。遣役齋斧資。恣所之。有過問學者。飭廚傳惟恐後。丁祖母艱解任。年四十八。遂卒。嗟乎。迴想生平情義之交。未有如之者也。其內子四川巡撫于養志女。敦潔閒雅。歲時以邱嫂禮相見。拜讓中節。凝如也。與子堅相敬如賓。御下無妒。予初往

桐比返僅六七月。子堅爲我製錦綬襪複絮著皮裘以及袒服倒頓柏腹之屬除不算者六十餘稱皆予夫人手自縫紉及予有副。子堅戒闈曰。李先生室所用布帛果棗鍼縷諸物有呼即應勿關我當未往桐時子固軫念予後先爲我家中置一副。予嘗語諸子曰。而世世無忘郭氏二公也。

郭御史傳

郭御史名金城字子固父盡忠仕至吏部文選司主事早逝盡忠養父顯名撫御史甚嚴遂自奮以學問宦績著於時由旗官學生試特等授內閣中書陞刑部員外郎轉御史先是御史好詩文聞予言顏習齋先生學盡棄之講求天文地理政刑書數射御諸學入刑曹精練刑名十四司稿皆倚定每決讞再四歛全活甚衆及官御史曰吏治不修由官繁亂人才不振由三代學校選舉之法不復因先疏請汰冗員行之而時逐宦利謂仕途減則阻滯羣怨謗御史笑而不辯也御史貌謙謹見人銅飼如子弟而中實不可一世非其道義所欲爲百方撼之不動也杜絕暮夜苞苴親串僕從從臾終不變公退則閉門不請謁人一日遇尙書甲於塗曰君何不一謁曰公有公地私無事何由謁曰時如此勿執曰時此時而某人如此人也甲嘿然當御史十三四歲顯名使京西蕨山牧馬且牧且刈芻暮束芻馬上跨而歸艱苦備嘗嘗歎曰吾命貧安之且天子艱奈何力爲善卒不盡其用四十一歲卒三子卒之日囊錢不足百敝衣布襪以斂。

李塨曰。御史篤孝弟能取師友頗嗜黃老謂予曰先生惡惡嚴傷和予曰怒哀中節亦曰和黃老玩世究

爲酷烈非和也。蒔花木適適然曰。藉以存吾心也。予曰。寄心花木無花木心安寄改容稱是嗟乎。共學可深言惜哉。

王孫裔小傳

王孫裔陝西濬化人居西安府性慷慨以畫名寫山川人物如生歷歲月始一幅巨富貴迫之不得也聞人畫宗某家則軒渠曰。畫必有物肖物足矣焉知某家哉。畫天如天畫地如地畫何山如何山何人物如何人物今日倣荆倣董古人卽善寫而倣不必善。迨數倣而盡失之矣。初畫山水或曰人物渠則未也。遂寫人物或曰渠善畫未能畫適有懸紗燈書蘇字臨之卽酷肖曰一能則俱能能山水不能人物其山水亦非也。畫華嶽也必先策杖窮三峯諸形勢無一笔雜入泰岱恆衡者性愛鴨畜之以次飼鳴序進莫敢踰察鴨性情神氣目睛及毛澤每節氣皆有變畫如之栩栩欲活予乙丑遊秦中韓武張中陳尚孚魯登闕黎宋湻皆來從遊問顏習齊四存編而孫裔亦與焉慨任爲我寫照延至其家設筵令予坐目注身嚮終日不易曰動則與初摹者駭矣摹面就河南善畫人周璿亦遊秦共視撫掌曰肖孫裔曰未也毀之數日又設筵招予寫已而何將軍萬鍾等皆代爲肆筵招寫每一圖出人愈驚歎曰猶未也十易稿乃定已補冠服及從者琴劍樹石逾年乃竣秦省尚武善騎射孫裔以意氣雄桀踞其上幼結一有力者鬪力一日二人皆醉孫裔起持之有力者曰醉不檢恐傷也孫裔不可有力者儻以靴折其脰脰斷乃尋人接骨藩司甲聞之遣善醫視曰接錯矣將終身廢孫裔曰如何曰須再折再接如之何孫裔曰易耳以股入門